

元刻孤本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作者考*

罗 鹭

内容摘要: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孤本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,是一部罕见元人诗集,收诗225首。由于该书仅残存卷二至卷五,且阙失作者名字,因而长期被学术界忽视,也为《全元诗》所失收。该书递经明代晋藩、清代内府、清末民初藏书家刘启瑞、傅增湘等收藏,可谓流传有绪。经考证,作者应当是元人王旭的友人,名不详,字伯诚,号秋堂,山西泽州人。出生于蒙古太宗七年(1235),至元七年(1270)岁贡生,任职中书省兵刑部长达十余年,于至元二十一年辞职后,游宦于江西、浙江、山东等地,负责赋税、盐业等繁剧的吏事。邵秋堂是元初儒吏作家的代表人物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文学价值。

关键词: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 元刻本 邵伯诚 王旭 儒吏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元刻孤本元人诗集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(索书号:02179),收录各体诗225首。由于该书是残本,仅存卷二至卷五,前后无序跋,正文卷端亦无作者署名,因此,尽管此书是海内外孤本,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物价值,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,没有进入元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,也为《全元诗》所失收^①。笔者尝试对此集的版本流传、作者名字、生平、仕宦经历等进行初步考证,旨在抛砖引玉,希望该集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与重视。

一、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的版本与流传

关于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的版本,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: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“历代元诗总集研究”(19BZW081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《全元诗》收录邵姓诗人12家,其中有诗集传世的只有邵亨贞一人,未收此集(杨濂主编:《全元诗》,中华书局,2013年)。

“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□卷,存四卷(二至五),元邵□□撰,元刻本,二册,十行十六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”^①而《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》则定为“元前期刻本”^②。此书是傅增湘于1948年转让给国立北平图书馆(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的善本^③,钤有“江安傅增湘沅叔珍藏”“藏园秘籍”“双鉴楼珍藏印”等印章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五著录此书,版本亦作“元刊本”,并称其为“海内孤本”^④;又写有《元刊〈邵秋堂集〉跋》,称其“镌工尚朴厚”^⑤。此本既无牌记序跋,又无作者姓名,何以将其定为元刻本或元前期刻本呢?原因有二:一是书中诗作自署年号有“中统”“至元”等,可见作者是元初人;二是书中凡与元朝最高统治者有关的字词,如“天子”“圣朝”“圣意”“诏令”“帝心”等,皆换行顶格以示敬称,是刊刻于元代的明证。

此书自元代刊刻问世后,罕见流传,翻检大量明清藏书目录,皆未见著录。书中钤有“晋府书画之印”“晋王世宝”“敬德堂图书印”等藏书印,可知明初洪武、永乐年间曾为晋藩所藏。“敬德堂”是明代第一代晋王朱橐(1358-1398)或第二代晋王朱济熿(1375-1435)的斋号^⑥。书中又钤有“姜氏图书”“清乐轩”“姜氏家藏”三方印章,其中“姜氏图书”印钤盖在卷端右下方首位,且天头的“清乐轩”印被“晋府书画之印”所覆盖,知在入藏晋府前,又曾为姜氏清乐轩所藏。姜氏应为元末明初的藏书家,惜名字已不可考。

此书大约于明清易代之际流入清朝内府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)至四十年间,诗人王士禛曾在内府阅读此书,并在笔记《居易录》中留下记载:“《邵秋堂集》二卷至五卷残本,内府书也。诗古今体皆浅俚不成家,亦不知其名字,何许人,卷中有与鲜于伯机倡和诗。”^⑦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年奉敕编修的《佩文韵府》和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奉敕续修增补的《韵府拾遗》皆曾征引此集诗句,所据应当都是出自此本。然当时已有残缺,且王士禛认为其诗不足以成家,故并未引起清人重视。乾隆年间编修《四库全书》,内府明明

①北京图书馆编: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年,第2246页。

②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》,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,1952年,第57页。

③有关傅增湘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的经过,详参傅熹年:《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》,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1997年第3期,第49-52页。

④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299页。

⑤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十六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774-775页。

⑥徐凯凯:《由鉴藏印看明初晋府之书画收藏》,《美苑》2015年第5期,第68页。

⑦王士禛著,袁世硕主编:《王士禛全集》,齐鲁书社,2007年,第3701页。

藏有此书,却未被采用,连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存目”都未列入。

宣统元年(1909),张之洞委派刘启瑞(1878-1961)等人整理内阁大库档案,曾编成《内阁库存书目》《内阁库存残本书目》等^①。然《内阁库存残本书目》并未著录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残本,应当是已经被刘启瑞携出并据为己有。刘启瑞,字翰臣,号韩斋,江苏宝应人,光绪三十年(1904)进士,官内阁中书、内阁侍读学士,民国后,弃官归隐。刘启瑞雅好藏书,斋名有“食旧德斋”“抱残守缺斋”等,其精华就是得自内阁大库的宋元秘籍与清宫档案。1920年5月25日,傅增湘到宝应拜访刘启瑞,一日之间观其所藏宋本23种、元本9种,并云“大抵皆内阁大库流出之书”^②,其中就有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。只不过当时商购未果,大约在1931年3月刘启瑞入京时才将此书转让给傅增湘^③。1948年,傅增湘因经济困难,将少数善本出让给国立北平图书馆,其中就包括这部元刻残本。

从明代晋府到清代内府,从刘启瑞到傅增湘,最后入藏国家图书馆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的流传过程可谓清晰明白。因此,作为元刻孤本,此书的文献真伪应当不存在问题。

二、邵秋堂名字考

由于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未署作者名字,因此,想要深入揭示此集的文献与文学价值,就必须对作者名字进行考证。1931年至1932年,傅增湘在得到此书之初,曾“遍考诸书,均不得其名字及仕历。赵君斐云助余搜访者数月,亦无以报”^④。赵斐云即赵万里,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,时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,常与傅增湘切磋古书版本。二人花费很长时间也未能考证出此书作者名字,可见其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。

笔者从2006年开始留意此书,检索各种文献,费时十馀年也未找到有关邵秋堂名字的线索。最近偶然读到元人王旭《困骥赋(并序)》,才有新的发

①刘启瑞辑,苏扬剑整理:《北京大学藏〈内阁库存书目〉三种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15辑,2013年,第324-412页。

②傅嘉年整理:《〈藏园日记钞〉摘录》,《文献》2004年第2期,第245页。

③傅增湘《元刊〈邵秋堂集〉跋》:“前岁世好刘君翰臣自淮南来,持以相赠。”(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十六,第774页)按,此跋作于1932年壬申立冬后日,此处的“前岁”应当是“去年”之义,即1931年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四著录宋刊本《王文公集》一百卷云:“刘翰臣藏,辛未三月入都见示。”(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1155页)辛未即1931年,可相印证。

④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第774-775页。

现。序云：“向在燕城，吾友邵伯诚作《困骥行》以见示，予因广其意，作赋以答之。”^①考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三有《病骥行》诗，自署时间为中统元年（1260），与王旭生活时代相同^②。虽然《困骥行》与《病骥行》有一字之差，但这可能是由于二集在刊刻与传抄中造成的异文，尤其是王旭《兰轩集》久已亡佚，是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辗转传抄，有文字讹误的情况很正常。而且“病”与“困”意思相近，并不影响王旭所见《困骥行》就是邵秋堂《病骥行》的可能性。若此说能够成立，则邵秋堂的名字就是邵伯诚。可惜除王旭《兰轩集》外，邵伯诚其人其事同样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。

王旭《困骥赋》是在邵伯诚《病骥行》的基础上“广其意”而成，而比较诗意与赋意，确可发现《困骥赋》与《病骥行》的文本存在互文性的内在联系，即《困骥赋》的主旨、结构、写作思路与《病骥行》完全一致，据此可证明邵伯诚就是邵秋堂。现将诗赋内容按照原文次序列表 1 如下，以便对照。

表 1 《病骥行》与《困骥赋》的文本对照

邵秋堂《病骥行》	王旭《困骥赋》	备注
双瞳夹镜月为颧，	房星兮降精，蛟龙兮化形。或出于渥洼之水，或生于大宛之城。虎文兮炳焕，凤膺兮宽平。兰筋兮权奇，汗血兮晶荧。首如渴乌，尾如流星。	描写外貌
旦抹荆越夕幽燕。	振长风而一嘶，歔雾起而云生。是宜紫燕让步，骅骝避名。耀锦鞞与珠络，具和鸾与繁缨。随仙仗于天苑，侍翠舆于后庭。朝燕秦而暮楚，轻四海以横行。	描写速度
自从王良飞上天，驭者不复如斯贤。	奈何伯乐不逢，涓人未值。	慨叹伯乐难遇
惜哉玄黄病相缠，断韦络头从人牵。天寒踟缩如蝟蟧，	困虞坂之长途，下盐车之双泪。气霜雪以凄惨，色泥涂而憔悴。既饥渴之内迫，复鞭御之外制。	写困境
玉山无禾望眼穿。	前丘陵之崔嵬，后坡陀之迢迢。望浮云兮天远，怅帝乡之迢递。	写期望

①王旭：《兰轩集》卷一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202 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733 页。

②徐瑞祥考证王旭约生于绍定六年（1233）前后，卒于大德六年（1303）之后，可知与邵秋堂年岁相仿（徐瑞祥：《东平王旭生卒年考》，《北方文学》2016 年第 19 期，第 159 页）。

(续表)

邵秋堂《病骥行》	王旭《困骥赋》	备注
悲鸣泪地真堪怜，	念倒行而逆施，畏白日之西匿。彼中心之谓何，衔冤苦而实多。	写悲苦
谁知霜蹄一日千。	虽追风之未试，固弩蹇之殊科。	再次慨叹知音难遇
正如英雄有违遭，终夜不瞑空潸然。	有能嘉其力之方壮，察其疾之匪他，饮以醴泉之流，餵以昆山之禾，御以黄金之羈，鸣以紫王之珂，犹足以陪八骏而升瑶池，追天驷而超云河也。	邵氏借马喻人，感叹自己困顿失志；王旭给予鼓励和安慰。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邵氏《病骥行》共有十二句，根据诗意可将结构分为八部分；王旭《困骥赋》四十六句，同样可分为八部分，且与《病骥行》一一对应，若合符节。诗歌首句描写外貌，赋则用十句来铺陈；次写速度，诗句为“旦抹荆越夕幽燕”，赋则对以“朝燕秦而暮楚”，并增广诗意；诗歌三四句慨叹王良去后无贤者，赋则云“伯乐不逢，涓人未值”；第四部分写困境，点明题目主旨，皆从天寒霜雪、饥寒交迫这一角度来写；接下来笔锋一转，写希望脱离困境的期望，然而，“玉山无禾望眼穿”“望浮云今天远，怅帝乡之迢递”，这样的期望太过遥远，只能是“悲鸣泪地真堪怜”“衔冤苦而实多”。最后，诗句借马喻人，感叹自己困顿失志，而答赋则不能以此收尾，必须予以劝慰。诗句上文有“玉山无禾望眼穿”之句，赋中则以“餵以昆山之禾”来慰藉友人心。

除了诗意与赋意相吻合这一条证据，考察邵秋堂与王旭的交游情况，也可佐证二人可能是友人。王旭字景初，号兰轩，东平人，终生为布衣，以教授生徒为业，故其生平事迹不显。但他在至元年间曾多次往返燕京，则是没有疑问的。《兰轩集》中有《燕城书怀》（五首）、《燕城留别刘彦卿》、《出都》、《出京》（二首）等作品，而《至元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早过燕南卢沟桥》有诗句云：“十年来往燕南道，客里情怀长草草。”^①这里的“十年”虽是约数，但至少表明，王旭在至元二十二年已多次往返于燕京，完全有在中统、至元年间与邵秋堂相识于燕京的可能性^②。虽然二人诗文集中没有直接交往的证据，但邵秋堂与王旭的共同友人都包括鲜于枢、刘敏中等知名人物。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有《次伯机韵》（二首），卷四有《寄鲜于都事》、《和伯机

①王旭：《兰轩集》卷二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02册，第754页。

②有关邵秋堂在燕京的仕历与活动，下文将详考，此处从略。

登宝婺阁八咏楼》(四首)等,王旭《兰轩集》卷一有《送鲜于伯机之官浙西》。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有《寄刘端甫》,卷五有《次刘端甫〈为茅屋解嘲〉诗韵》,刘敏中《中庵集》卷二十二有《为茅屋解嘲》诗,是邵秋堂次韵原诗。《中庵集》卷二十三有《义士诗》,小序中提到王旭为长芦任献之作《义士传》,可见刘敏中也是邵秋堂和王旭的共同友人。

综上所述,邵秋堂是王旭友人邵伯诚的可能性非常大,尽管“伯诚”是字而非名,但相比过去仅知“秋堂”之号已经前进了一小步。至于对其名的考证,则有待于方家。

三、邵秋堂生平事迹考

傅增湘虽然没能考证出邵秋堂的名字,但他根据诗集内容对邵秋堂的籍贯、仕历与交游等作了初步考证:“大抵秋堂本属晋人,自平阳分拣后,官南中者十馀年,后入为中书省掾,年已六十馀,其仕历可考知者大抵如此……又集中有《呈则堂先生》及《和麻徵君蒿菴诗韵》……是秋堂且得友家铉翁、麻九畴,颇与胜流往还,不特共伯机酬倡也。”^①傅增湘的考证虽然错误不少,如邵秋堂官南中与中书省掾的时间先后问题;邵秋堂出生时麻革已去世,不可能是麻革友人等。虽不甚准确,但毕竟有草创之功,诚属不易。本文在此基础上,将于下文详考其生卒年、籍贯、仕宦经历等。

(一)邵秋堂的生卒年

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五有《至元甲申元旦》诗:“数尽人生强仕年,此身又入岁之元。曰知天命难希圣,为觉前非且慎言。”^②甲申为至元二十一年(1284),根据诗意,作者于本年结束了强仕之年、进入知天命之年,即五十岁,据此可推定其生年为蒙古太宗七年(1235),即金朝灭亡的次年。可资佐证的是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四有编排在一起的三首五言律诗,依次是《守岁》《己亥元旦》《元宵》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此集是先分体、后编年排列,但如此明显的岁时节日诗,应当是作于同时期的一组诗。《守岁》诗云:“守岁难留岁,求仁未得仁。明朝开风历,六十五年人。”己亥为大德三年(1299),若作者本年六十五岁,同样可推其生年为太宗七年。至于作者的卒年,暂时无法考证清楚。集中有纪年的最晚作品是大德三年,故当卒于大德三年以后。

(二)邵秋堂的籍贯

关于邵秋堂的籍贯,傅增湘已考证其为晋人,但并未罗列证据,笔者赞同其结论,并根据诗集内容详加考证如下: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第775页。

^②本文引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原文,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,为免繁琐,不另出注。

首先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五《呈打算官高县令》之二云:“河东游子住江西,役使殷繁名位卑。”《寄秦之美》云:“敝裘羸马出西州,便作京华十载留。”据此可知作者为山西人。

其次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四《夜发郎壁》自注:“时中统三年,赴平阳分拣。”卷三《平阳道中》自注:“时至元七年十一月,以岁贡随牒到府。”卷四有《送郑相佖四川行省事》,郑相即郑鼎,泽州阳城人,至元三年迁平阳路总管,七年改佖书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事^①。邵秋堂于至元七年十一月作为岁贡生随牒到府,恰逢郑鼎由平阳总管改佖四川行省,故作诗送之。据此可知作者为平阳人。据《元史》卷五八《地理志》,平阳在金代为平阳府,元初为平阳路,大德九年改晋宁路^②。

再次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太行路》云:“望望吾乡,限夫太行。”又云:“高山仰止,怀县之旁。”怀县为古地名,是秦始皇所置郡县之一,唐贞观元年(627),废怀县入武陟县,元代属怀庆路,与平阳路泽州接壤。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呈平阳总管》云:“走也伏东州,久矣承风闻。”泽州在平阳的东南方向,故称东州。又,卷五《送皇甫国瑞作泽州》:“五马人生贵莫伦,况闻移秩近乡邻。”同卷又有《弋唐卿罢泽州还上党》,赠诗对象皆为本地父母官,可知作者是泽州人。集中与泽州有关之诗还有卷二《题泽人马成之所藏归来图》,卷五《青莲寺》等。

最后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五《悼亡》诗云:“生离长记离丹水,死别谁知又析津。”析津为燕京治所,根据诗序,邵秋堂之妻张氏于至元十一年(1274)卒于燕京,故称“死别谁知又析津”。至于“生离长记离丹水”中的丹水,亦称丹河。据《〔顺治〕高平县志》,丹河“原出发鸠山,旧号泫水,经高平自西北而东南入泽州,合白水穿太行山泻于沁”^③。而隋文帝开皇十八年,曾改高平为丹水县,因此,作者很可能是高平(元代为泽州属县)或沁水人。可资佐证的是,邵秋堂曾于中统三年赴平阳分拣,其《夜发郎壁》诗云:“首路经郎壁,宵分已促装。”据《〔康熙〕沁水县志》,郎壁为泽州沁水县地名^④。邵秋堂西赴平阳,首站经过郎壁,其家乡很可能在沁水县或沁水之东的高平县。此外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四有一首《登石佛阁故基》诗:“石佛虽无阁,金峰自有僧。偶因重九日,直上最高层。纵酒吾安敢,吟诗谁最能。山英如不

①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一五四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3634—3636页。

②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五八《地理志》,第1379页。

③范绳祖修,庞太朴纂:《〔顺治〕高平县志》卷一,清顺治十五年(1658)刻本,第8页。

④赵凤诏纂修:《〔康熙〕沁水县志》卷二,清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刻本,第7页。

厌,来岁定重登。”石佛阁在高平县西一里的金峰山^①。根据诗意,作者似乎可以经常登临此阁,是高平本地或邻县人的可能性很大。

综上,目前可以确定邵秋堂的籍贯是山西泽州,在元代属于中书省平阳路。然遍检山西平阳、泽州、高平、沁水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志,均未发现有关邵秋堂的记载,还需要进一步查考相关文献。

(三)邵秋堂的仕宦经历

邵秋堂出身农家,后恢复儒生身份。卷二《蚕不登》诗云:“吾家下农夫,桑仅百本馀。每岁得良茧,赋算无悬逋。顷被一切诏,复我通经儒。”但因科举废除,仕宦无门,生活仍然非常艰辛。蒙古宪宗五年(1255),邵秋堂二十一岁,庄靖先生李俊民向忽必烈举荐了邵秋堂,但似乎没有太大成效,只是“有旨令恭勤修进”^②。忽必烈在潜邸时,曾多次召见李俊民,给予优待,并答应安排使用其所举荐的人才。《〔乾隆〕凤台县志》载有忽必烈所颁令旨五道,其中第五道颁赐于宪宗四年,“甲寅年七月二十日,宣差周惠德复赍到令旨:泽州庄靖先生呈本州见有进修学业刘璋、张贤、张大椿、申天祐等乞劝奖事。准呈。仰泽州长官段直、镇抚申甫等常切提学,仍省谕诸生恭勤进修,遵依教命,无得慢易。准此”^③。而邵秋堂被举荐则是在第二年,令旨内容相同,可见其所言不虚。宪宗七年春,邵秋堂家中无菜,以杨叶蠹为食,遭到友人嘲笑(集中卷三有《食杨叶蠹,丁巳岁春,无菜,取杨叶食之,客有嘲余者,以诗答之》诗),由此可见其时生活相当困难。上文所引作于中统元年的《病骥行》也反映了这时的窘况。

中统三年,邵秋堂赴平阳分拣。至元七年十一月,以岁贡生的身份随牒到平阳府。在道中作诗云:“往年署名充小选,壮心初未甘丞掾。”但科举入仕无望,不管愿意与否,都只能投身刀笔吏。卷五《上周信之外郎》云:“壮年便学走京师,鬻尽良田无置锥。”由农而儒,以儒入吏,这便是邵秋堂的主要人生轨迹。大约在至元九年,邵秋堂已来到燕京,卷四《宴丹阳观》《登悯忠阁》二诗就是作于此时。《悼亡》诗云:“至元甲戌,余时掾中书兵刑部。”甲戌为至元十一年(1274),邵秋堂任中书省掾是在本年还是更早的至元七年或九年,已不可考。但由于出身卑微,邵秋堂在中书省也很难得到提拔。卷五《和张子文秋怀等诗韵》之三云:“忆初随计入神京,投牒中台粗有声。谁料转蓬行地远,才交叩角俟天明。十年不调将谁怨,四十无闻愧此生。厚禄

①范绳祖修,庞太朴纂:《〔顺治〕高平县志》卷一,第12页。

②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五《呈某官》“早年曾望青宫选”句自注:“乙卯年,庄靖先生荐名王府,后有旨令恭勤修进。”

③林荔修、姚学甲纂:《〔乾隆〕凤台县志》卷十九,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)刻本,第40页。

故人应我笑，栖栖无乃为沽名。”《上某官》云：“一刺阴怀虽可笑，十年不调亦堪哀。”《寄秦之美》云：“敝裘羸马出西州，便作京华十载留。”大约十年的中书省掾生活，因长期得不到升迁，让渴望青云直上的邵秋堂又一次陷入了困境。

至元二十一年(1284)，邵秋堂五十岁时，终于辞去中书省掾。《遣怀》诗自注：“时至元二十一年五月，省掾得代听除。”在辞去中书省掾之后，邵秋堂被任命到外地任职。从诗集中可以看出，邵秋堂的宦迹到过浙江、江西、山东等地。邵秋堂晚年有一首寄给刘敏中的诗作，“历叙平生事，略不毫厘差”，可以看作其一生仕途的总结：

维昔游京国，旅食同无家。西曹更寓直，蓬生幸依麻。吏道君颇厌，振羽绝云霞。翔集江之浒，一飞脱泥沙。我分委无用，客星依旧查。载笔稠人中，牒诉从纷拏。厚颜成汗背，即事叹栖苴。峨冠不时世，几学九人髻。相望隔燕楚，参商天一涯。无何君北首，彤庭先拜嘉。齿名联上士，赐服业青緌。三年浣水上，宰邑无点瑕。我时方一调，山城杂麝麝。僻险亦冲要，旦暮少休衙。君复翔淮浹，幕府空莲花。睽违又南北，道路阻且赊。往年冬春交，踵迹来京华。初见如梦寐，各兴离阔嗟。相濡复相煦，室迩心不遐。墨突尚未暖，简书催巾车。匆匆遂东下，羸马烦鞭挞。分临齐右县，倒悬俟及瓜。将迎几束带，征敛剧捕蛇。役使无虚日，时邪将命邪。历叙平生事，略不毫厘差。幼长悬五祀，肩随礼数加。便觉玉树春，苍苍照蒹葭。愿缔金兰好，无生姜菲牙。西州旧隐在，山水宽周遮。何当携手去，丘壑可容夸。(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寄刘端甫》)

诗中前四句“维昔游京国，旅食同无家。西曹更寓直，蓬生幸依麻”便是写邵秋堂与刘敏中同在中书省掾。此后二人的仕宦轨迹截然不同：刘敏中“一飞脱泥沙”，而邵秋堂仍然身陷繁琐的吏事中。二人自燕京分别后，“相望隔燕楚，参商天一涯”。据刘倩考证，刘敏中于至元十一年由中书省掾转兵部主事后，直到至元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，拜监察御史，都在兵部任上^①。那么，“相望隔燕楚”只能是刘敏中在燕而邵秋堂在楚，而楚地包括江西。集中作于江西的诗很多，主要原因是作者首次到南方就职，对江南的风土人情有一种新鲜感，因而充满了创作激情。卷五《呈打算官高县令》云：“河东游子住江西，役使殷繁名位卑。风土异人多遭病，江山如画却宜诗。”《呈马郎中》就是反映了在赣州征税的苛酷与繁难。一方面，民众贫富悬殊太大，“富民免侥幸，偃蹇得自适。贫民无计脱，俯首就鞭挞”，而主事者又贪污受贿。诗人

^①刘倩：《元代名臣刘敏中生平仕履考述》，《淮北师范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5期，第73-78页。

同情民众,又怕得罪上官。“主事者攫金,贫富皆失实。徧心不能平,径往争曲直。面折向郡朝,有言不敢惜。误激上官嗔,因缘作讎敌”。另一方面,朝廷对租税又催迫不已,“程限既差池,阖县遭谴谪。尹也拙迫科,甘分置丛棘。诸吏校灭耳,肌肤成缺蚀。廨舍为一空,逋负谁征索。有口但呼天,束手难为力……下情不上通,罪遽至停职。停职尚云可,负债何由塞。书生数口家,两隔江南北。言之实伤心,涕泪横胸臆。县民饱良田,高廩富储积。县官甑生尘,无罪破家室”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邵秋堂此时是在赣州任县尹,因租税未按时征缴而停职负债,甚至下狱。卷四《租税不时被系呈孙经历》就是因自己蒙冤被捕而向孙经历陈情。此外,《豫章客舍雨夕》《买丝赴袁州中路寄刘府判》《舟次丰城》《呈打算官高县令》《次高县令韵》《无题》《庐陵县有欲上万言策将行者已三年》《为邓中斋寿》等皆作于江西,其足迹遍布豫章、庐陵、袁州等地。

根据诗中所言,刘敏中曾有“三年浣水上,宰邑无点瑕”的仕宦经历,但目前未见相关文献记载。刘敏中于至元二十五年授御史都事,二十六年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。二十七年秋,谢病归济南。至元三十一年秋,入为国子司业。元贞元年又因病归济南。大德三年入翰林院,兼国子祭酒^①。在至元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之间,元贞元年至大德三年之间,刘敏中的仕履都存在空白期,这应当是由于史料不足所造成的。邵秋堂所云“三年浣水上”的宰邑经历,应当就是在这二段空白期之中,而且以元贞元年至大德三年的可能性最大。因为与此同时,邵秋堂也有了新的调职。诗云:“我时方一调,山城杂麇麇。僻险亦冲要,旦暮少休衙。”此处所指山城应当是指浙江衢州。僻远而险要,是诗人对衢州的主要印象。《衢州歌》云:“衢州城郭何年筑,中有土山高突兀。”又云:“戒尔山居渚(诸)居民,化尔凶狠为敦笃。”《宰三哥携道凝张氏存乐堂诗见过因次其韵》云:“我时一命趋南纪,扶老挈少罢于奔。”又云:“三衢僻处天之东,分之土田非陪敦。”《再次前韵》云:“君今玉堂我瓯越,椎髻空瞻章甫尊。下僚嵬峨猥多事,虽居宁岁犹七奔。”在衢州期间还作有《游清献书院与刘弘甫联句》《清秋望不极(柯山书院课题)》等诗。

关于邵秋堂在越中任职时间,可资佐证的是,他曾因公前往婺州,与鲜于枢交游颇为密切。《寄鲜于都事(婺州宣慰司倒解)》云:“羁宦三年越,于今始及瓜。囊空难久客,身病苦思家。”此外,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卷二有《婺州诗社和陶诗》,卷四有《和伯机登宝婺阁八咏楼》《婺州驿舍》《水行赴婺州宣慰司》等,皆作于婺州。婺州宣慰司即浙东道宣慰司,鲜于枢于至元二十一年由扬州来杭州,先是任职于浙西道宣慰司,为都事。大约元贞元年又任

^①刘倩:《元代名臣刘敏中生平仕履考述》,第73-78页。

浙东道宣慰司都事,约大德三年后才离职^①。鲜于枢在婺州的任职时间恰好与刘敏中仕宦的空白期吻合,也与邵秋堂的仕历相符。上文提到,邵秋堂于大德三年时曾作《守岁》《己亥元日》《元宵》等诗,而《水行赴婺州宣慰司》《寄鲜于都事》等作品,恰好编排在这一组诗之前与之后,是邵秋堂结束了衢州三年任期所作。

在离开衢州后,邵秋堂与刘敏中曾在京城相遇,但很快,邵秋堂又有了新的任职。诗云:“墨突尚未暖,简书催巾车。匆匆遂东下,羸马烦鞭挞。分临齐右县,倒悬俟及瓜。将迎几束带,征敛剧捕蛇。役使无虚日,时邪将命邪。”可见游宦山东是在衢州之后。作于山东的诗歌还有《五月二十九日因盐事到济南,自大明湖与雷德夫泛舟至华不注,山下道观中有徐复斋游齐诗刻石,因次其韵》等,同样非常艰辛,或因盐事,或因征敛,奔波不停。而此后之仕履行迹,已不可考。

四、结语

根据目前的考证,邵秋堂的生平事迹大致如下:邵□□,字伯诚,号秋堂,山西泽州人,生于蒙古太宗七年(1235)。至元七年(1270)岁贡生,稍后任职于中书省兵刑部,为掾吏。由于十年不调,升迁无望,于至元二十一年(1284)辞去中书省掾,先后任职于江西、浙江、山东等地,负责赋税、盐业等繁剧的吏事。卒于大德三年(1299)以后。有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元刻残本存世。

邵秋堂出生于金朝灭亡的次年,因科举停废,入仕无门,只能“习刀笔以为吏胥”^②,成为元初众多普通儒吏中的一员。他的诗作,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的挣扎与痛苦。《呈某官》云:“为业本非刀笔吏,失身还入簿书尘。”《画卯历》云:“诗书到此将安用,牒诉何时得暂停?”这样的作品,是典型的儒吏诗,很有代表性,理应在元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。

2014年8月4日下午,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主办的“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元代文学学会(筹)成立大会”结束后,笔者在通辽机场与《全元诗》主编杨镰先生告别时曾提及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的版本与作者问题,本想写成论文后向杨先生请教,但不曾想到,此别竟成永别,永远失去了向杨先生请教的机会。每思及此,令人悲痛不已!

【作者简介】罗鹭,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、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宋元文学文献学、版本目录学。

^①王连起:《鲜于枢生卒事迹考略》,《文物》1998年第12期,第71-83页。

^②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八一《选举志》,第2017页。